

峡程記

121

022436-000-8

4-124

峡程記

細川 潤次郎 / 著

M15

ADB-0089



新刊 細川酒次郎著全

東泉圖卷					
一册	二三四号	三架	四函	属	類

七二

明治壬午春鐫

峽程記

吾園藏版

峽程記

辛酉

東京圖書

村亮吉氏官於山梨。外母山岡氏以昨
 辛於寓室。予將與內人上其墓。而以有職
 事未得。即往。故事以病浴溫泉者賜暇。山梨又有
 溫泉。官事稍暇。乃請澡浴而往。上墓之次。搜勝
 地訪遺跡。排日記之。題曰峽程記。峽即甲斐國今
 山梨縣也。唐人韋莊著有峽程記。今同其名。而事
 則全別。
 四月十四日發程。前日大雨。想郭外之淤泥沒脛。人
 車不可行。乃僦馬車。夙起視天。天有繁星。喜甚。待天

明促內人及兒源次郎上車。行見曙鴉散于晨煙中。東方紅霞抹一線。已而日光橫射膝上。同車人相顧呼快。出郭經高井戶布田五宿等驛。夾路新綠色鮮如洗。櫻桃之花點綴其間。田疇彌望皆麥。生意勃然。間有菜花方盛開。風力不強而其香來撲車上人。十年前過此。時方秋。四顧蕭條。與今日所見殆如別路也。只憾一路泥濘如海。車如舟。坐立傾歌。不少微則同車人頭與頭相觸。不得坐弄烟景。且今朝早起體倦思睡。殆不可忍。而車陷深泥。激而出。則臀與席離。亦不可睡矣。午飯于府中驛。有六社。又稱六所。

明神。今稱大國魂社。不入而去。從此路多粗礫。車輪與之相觸。多摩河之近可知。車之搖蕩減於前所經之路。而其衝激則更甚焉。涉河而行。又涉淺河。出於小佛嶺。有時山水暴漲。泛溢之害尤甚。村民方編竹為粗眼籠。填石其中。以捍堤。經日野。抵八王子。是日土人作市。街上百貨闐集。而蠶絲布疋為其策。下車閱市。街上人家粗如十年前。而區役所裁判所及學校。則係近時創建。戶之機聲。縲車聲。耳所嘗熟。而比前殊覺其多。入驛館。憇多時。猶覺全身如搖。不異乘舟遇風之後。

十五日早出驛館街盡左折。茆茨夾路。士人家約有千餘。所謂八王子千人同心者是。本武田氏遺臣。德川氏待以客禮。當時此地未經墾闢。故令居此耕種以自食其力。後定祿額以臣之也。路入山間。涉一溪。即淺河上流。隔溪之山。松林蒼鬱。為中山氏城址。中山者北條氏裨將。守此城為武田信玄所襲而死。山後之村曰故八王子。今八王子民多從此處徙。駒城嶺舊設關譏察。今廢矣。溪山之間。悉墾種桑。行與車夫語。因得種桑法。錄以備一說。桑已大者。就根邊截去。傍生數條。悉跪之入地。待其生根乃截取。是為桑

苗。苗截其末。深掘土而植之。且就地上二三尺處折之。令氣不得上達。折處乃生數條。次年春又折其數條。則每條又生數條。第三年方可供用云。抵小佛驛。代車以輿。從此路始險。輿夫喘聲不斷於耳。盤旋而上者二十六町。數憩以達于巔。是為武藏相模分界。已而直下。下路比上路更險。見山下人家如在脚底。而非費多時不可到也。經小原四瀨諸驛。涉桂川者。再。桂川入相模為馬入河。午飯于吉野驛。即徂徠所謂美稻驛。舊有小猿橋。近撒橋。鑿崖通路。路險而迂。聞驛中蓄妓者。欲人必由驛。故相謀作新路。竟不及

舊路之便。微雨至。輿施油。行里許。雨益甚。涉境川。為相模甲斐分界。抵上野原。再賃籃輿。會渡邊氏。從駒飼驛。遣輿來迎。予嘗聞公道乏輿夫。而駒飼驛人多慣昇輿者。乃預囑渡邊氏雇之。乃徒坐其輿。比前所雇更健。甲斐路比相模路亦濶。且鋪粗砂。無滑倒之患。共可喜。涉窪川。亦馬入河上流。數里抵登尻驛。館有待予者。以食程不畱而行。輿夫言三谷阪宜望岳。是日四顧混茫。無由徵其言。大目驛憩于峯角一店。覺呼吸皆是雲氣。天亦漸昏黑。無所見。行二里半。輿屈輿中。項背皆痛。而上漏下濕。不可堪。欲

促輿夫疾行。然亦恐其跌不敢。比至猿橋驛。夜已十點鐘矣。

十六日。天晴而風。以昨夜不視猿橋。往而見之。橋下水極湍悍。兩崖皆一面大石。光滑無縫罅。橋不可施柱。以巨材沿崖架起。愈上愈出。兩端相距漸近。乃架以橫梁。上鋪板。左右設欄。構造太奇。材亦堅緻。世言昔人乏機巧。如此橋豈無巧思而能乎。或云猿王所創。故名猿橋。怪誕不足信。出驛數折。右見一山戴石。輿夫曰岩殿山也。有七所權現。及大士龕。又有井及土壩。為古城址。武田信玄所築。以備此條氏。後屬

小山田義國。織田信長以計離間武田將士。義國遂誑武田勝賴。以都留郡叛。出降信長。以為已且得封矣。而遭信長之誅。真令千古笑齒冷也。將近大橋驛。左方兩山缺。芙蓉峯幾見其全部。雪色與朝日相輝映。其皴可辨。有一路通吉田。蓋距岳麓可五里云。初狩驛中。又左見岳。亦恰當山缺。其山高且大。故岳小且低。然比前所見。距離則近。蓋三里許。此間所見。與峽中紀行所載不符。其所謂將近花咲驛見岳者。似予在初狩驛中所見者。而大橋驛外所見。却不載。未免為掛漏。且其始見巖殿。在大月橋上。則岩殿既

落背後。駝背橐之狀。不可見也。午飯于笹籠驛。路入山間。是為笹籠嶺。與小佛嶺俱稱二險。而此較夷。滿山栗樹。未生嫩葉。枯枝多寄生。有箭立杉。大七圍。嶺盡而下。多松樹。樹皆有姿態。路與一溪。屈折而下。即日川之源。下流與富士川合。而嶺東諸水。則皆與馬入河合。可見山勢之劃斷東西也。下阪則駒飼驛。相傳豐聰耳皇子秣駒處。古有巨石。當溪水之衝。享保中山水大至。漂沒驛中人家。衆謂此石激水之所致。乃碎其石去之。別建一石。題曰駒飼石。渡邊氏迎入其家。渡邊氏子門人伯父也。遂宿焉。將以明日遊天

目山也。

十七日。早與內人別。內人直適甲府。而予則遊天目山。主人遣弟為導。乘籃輿出驛西。右折涉一溪。亦曰川上流。夾溪兩山環抱。山梨八代二郡。犬牙相錯。經川窪水。坐諸村。行見數十黃茆倚山。即田野村。景德院在焉。寺門扁曰天童山。入寺。將瞻武田勝賴等像。僧勸予先上天目山。乃共出。庭中見梅迎春。連翹彼岸櫻。並開。桃方含蕾。予出東京時。櫻桃既謝。唯有重瓣櫻花。入甲斐。則櫻桃未謝。而此間則猶見。梅花。僧曰。與東京氣候。差三十日。信然。路沿溪數折。足指寢

仰。十數町見前崖。陡絕數十丈。雜樹蒙絡。其左右二溪之水。懸瀉而下。其下深潭。拖藍。是為龍門之瀑。路一綫。亘危崖上。崖石冢鉅者。橫出遮路。其下如削者。亦數丈。設棧以通。人聞古無此棧。人抱石角。翻身跳過。方可出石後。勝賴之將入天目山。遇土寇而返。其臣土屋昌恒曰。事急矣。臣請以身當敵。乃匿巖下。伺敵兵至。揮刀砍之。敵倒墜崖下。而繼者不知。隨至。隨砍。敵恐其有備而去。昌恒乃追及勝賴於田野。而殉之。因稱此處曰一騎打。言一人能擊衆也。行數町。山路頗險。予自田野下輿而步。至此不能步。又上輿。路

經崖上危甚。輿中下瞰欲悸。越一石橋。榜曰八代郡木賊村。舊稱木賊鄉。天目故名也。數十人家。點綴崖腹。而其有鐘樓者。不問而知為栖雲寺。無主僧。守者亦不在。乃踵戶長家乞導。戶長導入寺。指示諸勝。且見其所藏諸物。蓋戶長而兼監守之任也。堂殿傾圮。四面鎖戶。僧厨外一甃水涼。而落如藩籬。則蕩然矣。入寺後林中。見金剛窟者。大石屏峙。石上刻文珠菩薩像。不太了。又刻數字。藤蘿絡石上。苔紋疊起。不可猝讀。撥藤剔苔。始得讀之。曰貞和四年戊子。開茲山建精舍。抵摩利支天祠。啓其龕。不見像。戶長

大驚。將報官廳。因請併記。予名以證之。許之。上有梵音洞。亦大石所成。其下窪然。石上刻地藏像。謂業海爪刻。則吾不知。爪則恐妄。次至忿怒巖。高丈餘。上角銳出。如鷲鳥之喙。其下空洞。可坐十數人。安佛陀石像十數箇。下而右。鉅巖縱橫。其交錯而不相合。象成洞。謂藏勝賴首級處。蓋自田野齋來者。十五六年前。主僧於洞中得一髑髏。假瘞之。塋域中。按信長送勝賴首於京師。梟於四條河原。曰成乃父上京之志也。事見于諸書。與此說不合。更下則樾樹森然。有山神廟。龕中舊有一銅像。其腹別嵌一小像。而今又

亡之廟上八町許。有天目井。水大旱不涸。不及觀而返。繞出寺後。觀塋域。塔形頗奇。俱非近世物。中央二個較大。一曰普同。蓋為武田氏先靈脩冥福者。背面鐫字。曰文和癸巳歲自恣日建之。說者云。自恣日者。七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也。其一為業海禪師塔。前面鐫字。曰開山業海淨禪師。背面曰觀應壬辰七月日誌。三面小塔三十又二。較大者二。俱有字。其一曰沙彌道林塔。觀應壬辰十一月日。一曰沙彌道光尼。觀應以下同。中央塔傍半埋小壺。導者啓蓋。則砂土中見白骨兩三片。前所謂勝願首者是。塋域之前為

傳燈菴。即影堂。右有普應禪師像。左有業海像。丹青剥落。塵埃蔽面。相傳業海入元師普應。遂負其像而歸。將索山水類天目者。建寺安之。至此始駐錫。像以木造。大等人體。負之固非易事。且當時行旅非如今日之便。而跋涉內外山川。其勞何如哉。菴之前為鐘樓。登樓見鐘。鐫銘并序。其末款曰延文己亥檀那沙彌道林勸進比丘之元。之元則本寺第二世僧之名。而道林恐武田伊豆守信武法諱。信武以是歲七月十三日卒。而鐫鐘在其十月。蓋信武子刑部大輔信成。為其父脩冥福也。鐘樓扁曰向岳閣。富岳在南

方山上露其半。其西隔溪一嶺。尤近而陡峭。曰飛猿
嶺。入寺觀舊藏諸物。有藕絲袈裟。題曰明本與本淨。
明本即普應而本淨即業海也。瑤瑯香爐一。毛拂二。
一普應遺物。一業海遺物。古鏡一。磁碗一。為點茶器。
蓋皆業海所齎歸。軍麾一。以鐵造。中嵌玻璃。謂武田
信玄所用。有刀砍痕數處。與上杉謙信鬪時。用以自
捍。又有普賢畫像。謂吳道子所畫。頗巧緻而古。然恐
非吳畫。再入戶長家。渡邊氏餽酒飯在此。蓋山中無
賣酒食者。故豫為予輩具之也。鄰家庭中有一石。無
它奇狀。衆指之曰。業海嘗踞其上而憇焉。辭而出。崖

路一轉。前見一峯。自山間突起。直上數十丈。累石而
成。是為雷鬪峽。而來時未之見也。自龍門至雷鬪。合
為十勝。業海既命以此名。每勝各賦一詩。而又有和
歌十首。世以為武田信滿所作。按信滿以應永二十
四年卒。年可五十餘。距業海寤時。文和元年六十五
年。已非同時之人。不當和業海之詩。而其曾祖父信
武。略與業海同時。又善和歌。恐其作也。世又以信滿
為助業海捨財建寺者。蓋亦信武之誤。錄以存疑。沿
原路至田野。僧出示武田氏兵器數種。又有明晁畫
不動明王像。用筆古樸。蓋為真蹟。乃瞻武田氏廡。庭

故有松。曰旗立。勝賴豎旗處。及松枯。主僧建石表之。廟前有石。相距各數步。竹籬護之。謂勝賴父子及北條夫人踞此而自裁。廟曰甲將殿。有三人像。及從死士女牌子。廟後有三人墳。之左右有從死士女合葬之墓。其碑安永中所建。僧遙指北方一峯曰。是為天童山。亦業海所名。以克肖漢上天童也。問寺所由創。粗與徂徠所記同。曰僧拈橋者。為小官山內膳弟。在中山廣嚴院。聞變奔赴。瘞積屍。作佛事。德川氏附以傍近山林。為香火之資。而第二世僧某貪婪。斫伐樹林。擅役村民。不復作佛事。武田氏遺臣憤恚。將訴

於官。僧大恐謝罪。事得釋。且談勝賴死時狀。又與徂徠所記粗同。與外史諸書所記異。土入口碑之說。似可信。歸路過諏訪明神祠。有大杉樹。殆不讓箭立杉。祠堂四傍。作人物鳥獸之像。極刻鏤之巧。比返及駒飼。天已昏黑。初予聞天目。距駒飼不過二里。意謂半日可以了遊。得入甲府。而遂窮日之力。然於其遊也。無復遺憾矣。

十八日。辭渡邊氏。就驛路。沿溪而下。經鶴瀨驛。古置關處。人家多賣蜺石。蜺石者一種坑物。取小片投烈火中。須臾伸長而動。狀似蜺。故名。行里許。崖極險。攀

崖腹通路。稱觀音阪。過之則地勢漸開。下瞰曠野。為孔道咽喉。明治中興歲。近藤勇等數十人。據險築胸。排巨礮。防官軍。且縱火民家。自煙焰中點放。官軍始不辨其眾寡。將斂兵退。已而風變。烟焰反向賊。勢頗窮。乃分兵繞出賊後。破走之。此路官軍。我高知及島根等兵也。有橋。過之則柏尾。勝賴待小山田義國來迎處。外史曰。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據尼理慶所記。乃曰。三月三日夜。勝賴夫妻及從行諸士。共入寺。宿尼菴中。翌日遷駒飼。未知孰是。有寺曰大善院。有巨勢金岡畫不動像。大可蔽席十二枚。恨纖

素太敝。不可復辨。幅背記。改裝年月。嘉元中。岩崎地頭武田筑前權守信政。改裝。是為第一次。而至近日。又有第四次改裝。文化中。畫師汝圭。作其臨本。頗可觀。寺僧出示古文券。大如束筍。平清盛所書。家古。歷代霸王文券。幾無不有。而武田氏書最多。其中先募財者居多。寺記云。元正天皇養老二年八月。行基菩薩所創。聖武天皇賜鎮護國家大善寺定額及御祈願所宣旨。安樂師如來像。然據三枝氏家譜。則三枝氏之先。所捨財而建。理慶所記亦同。上山。瞻藥師如來祠宇。乃下。路左折。即為赴甲府新路。過一橋。有村

曰祝村。故岩崎。其右即勝沼驛。二處共以葡萄名。而岩崎之產比勝沼更多且佳。左見一簇樹林微露丹雘。是為野呂社。祭三枝氏祖守國將軍。將近一櫻村。古屋氏出迎。入其室。供酒飯。閱其家藏。後水尾天皇御書及霹靂礎出而謁一宮。司。又出示後奈良天皇御書紺紙金泥心經一卷。末書甲斐國萬民和樂。天文十九年四月廿日。又有信玄和歌及野大刀一口。過田中村。有烈婦栗女碑。栗女者村中農家女。嫁安兵衛者。未幾安兵衛患惡疾。舅六右衛門亦年七十餘。栗女代夫耕田。為人紡績。以換薪柴。夜則侍

夫病。每舅出游。必携茶菓餉之。若歸晚則出而迎之。一村之人莫不嘆賞。享保十三年七月八日。山水大至。婦負舅避之。夫在牀。四肢潰爛。婦返將又負夫去。夫辭之。婦留不去。乃共溺而死。邑宰小官山某具狀申官。賜金於六右衛門。大阪人五井蘭洲記此事更詳。過石和驛。甲運村。入里垣村。家夾路成街。直與甲府諸街相連。烟火二千餘家。頗為熱鬧。市廛所繫靡一不備。而官署學校之類。殊覺宏敞。蓋萬山中只有此一大聚落也。常盤町訪外兄僑居而宿焉。十九日。同外兄家眷內人及源二郎謁外母墓。在

縣廳東北板垣村歸命院中。真畢而出。過新善光寺。永祿元年信玄所建。山本勘助司土木事。信玄屢出兵於信濃。取善光寺諸佛像。遷於此寺。規模宏壯。然是日非賽日。香火寂寥。唯聞木魚聲丁丁而已。其西有東光寺。文永中。大覺禪師所創。師名道隆。蜀蘭溪人。寬元四年歸化。建鎌倉建長寺。遭讒來本州。建此寺。望而不入。又入酒折官。有寶曆中所建碑。山縣昌貞撰文。又有本居宣長撰碑文。寬政中所建。甲斐多日本武尊遺蹟。而此為其家著者。日本紀景行天皇四十年。日本武尊征東夷。蝦夷既平。自日高見國還。

之西南。歷常陸至甲斐。居酒折宮是也。歸寓午飯。又與內人過勸業局。觀製絲鑄釜等處。製絲之法。特為周密。是日以葺治水路。而機器不動。聞本局所出之絲。細而緻。得市價最貴。亦局官用心之効也。隔街有織造局。方織蠶絲棉花各種布疋。又過府城址。府城一名錦城。淺野長政築而居之。後燼於火。不復重葺。竟廢。湟上石垣曲。疎松駢立。近就其中種洋菜洋菓。亦為縣官勸業處。有葡萄酒火酒釀造局。司其事者。嘗在米國農家習業。延予飲其所釀酒。二十日。微雨。終日不出。借閱地誌諸書。曰甲斐國志

者六十八卷。曰甲斐叢記者前後編各五卷。曰甲斐名勝志者三卷。曰裡見寒話者五卷。又得仙岳關路圖峽中紀游各一卷。：帙浩瀚不可悉寓目。而予所嘗經及事涉御岳者。則閱之至盡。將以明日為御岳之游也。是日書諸人所屬辭幅楮扁數十紙。二十一日雨止大風仍欲果御岳之游。渡邊二生有從游約。亦來別雇一人。携酒飯繞府城下而北。麥隴中有街名。蓋德川氏時士族所居。而今則他遷。又有一帶長堤。蓋築以守城者。城之北。峯巒連亘。而兩峰之間。家者數百。曰上下積翠寺村。峯之麓。竹樹一簇。

繞以長堤者。曰古府中。踰崎大泉寺在其東。而其西村落曰和田。曰小松。經和田村。上山十町餘。是為和田嶺。蓋由村得名。路愈上愈峻。數步一憩。每憩願見岳。：形漸高且大。他山又無遁形。平野則麥苗與菜花黃綠相間。甲府人家連甍接棟。鱗次櫛比。一幅活畫也。將近嶺頭。碧松間見雪峯皎然。踰嶺見峯背多白砂。乃知其非雪。四山之頂亦有白砂。但色微帶丹黃。當面一峯。不太高。而粗砂純白。尤可觀。是為高砂山。又名雪山。或稱白山。怪石錯綜駢列其上者數百。色皆純白。而其形或銳上。或斜下。或如張吻。或如

豎拳。或如鹿角。或如老樹之枝。不可悉名狀。石質類
花崗石。第脆易泐。而為砂。頽而下者。逐年愈多。而
石理稍堅緻者。不泐。故作此奇狀。松生其間。不能得
水土之養。故又偃蹇古怪。如在盆中者。蒼翠之色。鮮
麗如沐。沿路之山。右曰帶那。左曰吉澤。而前則平瀨。
共有村落。崇嶺起伏。昇降數次。始達于平瀨。就店頭
喫所齋酒飯。地距甲府二里。距御岳猶可二里。而倍
險。予前此著皮靴。至是改穿艸鞋。沿崖而行。山漸峻
且多石。得一溪流。是為荒溪。俗稱荒河。荒河發源於
本州之金峯山。經甲府。與蘆吹川合。遂入富士川。從

甲府至御嶽有三路。其一經千塚鹽部山官吉澤等
諸村。至羅漢寺而上。其一自嶋上條村北折。經境牛
向二村。沿荒河西崖。抵獅子巖下而上。共可五里。其
一則新路。取捷。文化中。猪狩村里正圓右衛門所開。
即予所由也。圓右沿溪。芟木。鑿崖。構棧。架橋。以開別
路者。殆一里半。至天保十四年。其功始竣。圓右之意。
蓋欲便於溪上諸村。互相往來。而見其山水絕奇。遂
又欲公之於世人。竭已家資。而不足。募財於人。以成
之。圓右之名始顯。而新路山水之奇。亦噪於世。從西
平右折而入。是為新路之始。溪之右地稍平。實老樹

根上安一石龕。是為天神森。其左溪水匯焉而下。是為長潭。新路之勝始於此。兩山蹙脊欲合。而溪流劃之。路沿其東崖而進。數過崖石出而遮。路是為袖磨。巽磨言石擦行人之袖與髮也。西崖之屏峙者為鷹巢山。為猿岩。其下急湍數震。隨石為形。為不動灘。為轆轤磯。巖勢之奇者。為五月雨岩。為鏡岩。為瀧見石。為寒山拾得石。為駕籠拔岩。崖數折。路數轉。溪山愈勝。然不能久駐觀。蓋欲勇往直前。以窮探其勝也。已而山勢稍開。天碧漸多。有圓石架橋。名曰有年之橋。而今則斷矣。其前則溪之西崖。削險為夷。是為羅

漢寺坪。有蝦蟇石。縮結松。以無橋不可往。逢一老人。問松所在。老人遙指曰。彼處有松。徑尺餘。距地四五尺。縮之。不知何人所為。而今枯矣。其上諸峯怪石。欲飛。直立數千尺。雜樹生之。松最多。如此者三面環抱。曰一岳二岳三岳。一岳之東。窠陡峭者為彌三郎岳。西北之巔為鷲岳。為金剛峯。各有石窟。分置五百羅漢像。寺之所以得名焉。好事者命石狀之奇者。為石林。為白石岩。為仙掌石。為堯整石。聞又有石橋。廣三尺長三丈。漢土天台。山中有石橋。故又借其名。為天台山。而橋壞已久矣。東崖之地亦稍坦。墾而種麥。

榜曰能泉村。之北舊有紫橋。亦圓石所架。今亦墜。圓石已架有年。紫二橋。以與西崖通。而今無之。故此
行不過西崖。而常繞東崖。行未幾。而山勢又合矣。鉅
石出而遮路。為天狗崑。轉出其後。路益險。石與石之
間架鉅木。平其上。以承足。其斜傾者。刻劃其上面。令
不滑汰。鉅崑之斜者。不可架以木。則就石面鑿成小
歇。承手足。蒲伏以進。隔溪之峯。當面者為覺圓峰。相
傳昔有道士覺圓者。入此山脩煉。故名。路左有接待
亭遺址。亦圓石所築。其右一石鑄圓。右像有林鶴梁
贊。上有釣岩。遮雨巖等奇石。而溪之左則石壁更奇。

以為門
三字初

下為屏風岩。上為重箱岩。更進則東崖亦有石門之
奇。崖石挺出。其下空洞。有一石突起。承其端。以為門。
如將支之者。但其不相合者。僅數寸耳。門之高。可建
旗而過。予至此駐步。以石門既奇。而脚亦酸麻也。其
北有石壁斜立。光滑如削。為滑巖。乙事耐軒為荒溪
銘。鑄之石上。又有急湍。水跨鉅岩而下。崑形斜下。
而一方如削成。水自斜處洶湧而落。又溢。循削平
覆而下。如水精簾。其上又有一鉅巖。水衝岩為窪。漑
而跳散。而為沫。其餘勢成風。以披拂。崑抽水數尺。無
不濕。即如行人。亦被沾溼。此勝不審名。據所聞。則此

間有雪虹瀑沸玉瀑等之名。未知果是否。又聞有仙娥瀑。不知其所在。凡荒溪之水。從峽中瀉下。到處皆石。水無不奔湧者。皆可稱為急湍。即邦言之瀧。強設之名。恐不堪其多。亦不足深奇。只如前二處。則奇矣。從此路愈上愈高。穿怪石間。至危峯頂。即朝天門所在。今唯柱礎存。立而顧盼。有振衣千仞之概。朝天之名不虛矣。下而涉溪。亦剴險為夷。據山構屋。數十黃茅。此為猪狩村。將盡。即御岳川與荒溪合處。與溪別。沿川而上。始見兩峯。屹立雲表。右為城山。左為我貴峯。兩峯之間。杉林深邃。中見殿宇丹雘。不問而知。

為御岳祠。後之山。茂樹如織。蒼極而黑。為黑富士。時日將晡。氣力俱憊。投祠官內藤筑波家而宿焉。此日所見局面數變。和田高砂之際。眼界曠豁。自西平抵有年橋。曲折多姿。而羅漢能泉則有仙山縹緲之風。石門朝天之間。以奇峭勝。而猪狩村則山緩水舒。殆類平地。迨近御岳。則一味幽遠矣。而石之所在。不同。西平有年傾歌。縱橫尚多小者。羅漢石門層疊合沓。東巨者。如大厦。如崇墉。至御岳。則崖壁率皆小石。所凝聚。絕無平滑者。大抵山戴石。生樹。橫生若倒生。以壯點之。此其所以與他山異者。夜大寒。呼酒。

連飲數大觥而肌粟猶不止。蓋深山之氣候然也。二十日起而盥。見壑中水凍。飯罷與同行及祠官某共出。將見櫻門之櫻。在甲府日。問人以此間花候。衆謂花已謝矣。而此日未見一花。行半里許。抵羅漢寺上。路左有八雲社。入而憇。左右峯嶺起伏連亘。而左方之山為彌三郎岳。即前日在路上所望。其下前日所經之路。而不可見。以其山陡絕也。其前則甲府近郊田畦綺錯而諸川縱橫。細大相連。四山低者如伏。高者如揖。岳則拱而立。而如前日所經和田嶺。直在脚下耳。羅漢寺想當在其下。而亦不見。乃將

抵彌三郎岳。路廣不過一丈或四五尺。如踏馬背行。白砂每步乃頽。簌簌有聲。左右皆絕壑。若一失脚。輒墜於不測之底矣。路有一碑。題曰羅漢寺道。微徑一綫。直下太峻。想下易上難。乃不敢往。只欲速瞰之。遂抵彌三郎岳。扳樹枝俯窺其下。遙聞犬聲。狝出於松靄間。想應是寺。距遠而不可見也。岳頂亂石雜樹森立。如樹與石爭地者。而其南側鉅石斜傾者數十丈。路窮乃返。北望金峯山。皆雪。厯然而高。旁殺上平。震又起一峯。土人云。是鉅石隆起者。高廣各十餘丈。本一塊石而中裂。稱曰神像石。返內藤氏午飯。

主人出示水精球。徑四寸九分。晶瑩無微瑕。嘗供勸業博覽會。勘查。獲鳳紋賞牌。祠中故藏。一球更大。獻官內省。賜金三千五百圓。及御劍一口。又見其庭上種天然水精數箇。其尤大者二個。蓋罕觀物。此地距金峯麓三里。而金峯水精甲全國。故祠傍之民。多以雕琢水精為業。出而謁御岳祠。一名金櫻社。前植櫻一株。曰金櫻。相傳自吉野移之。聞花黃如菊。殿宇外多長杉。其尤長者。可二十七丈。他山之封。大於此者甚多。而長少及此者。殿宇合三。中祭素盞烏尊。右祭稻田姬。左祭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為地主神。

雄略天皇十年。自金峯移於此。是稱里宮。內藤氏啓神庫所藏見示。古扇源義經姬靜遺物。古帖柳澤氏所納。假面及鼓信玄遺物。又有鐵具。稱為天狗枕。予謂兵器也。古硯紫翠相間。製作頗樸。相傳以泗濱石造。小野道風所用。仁壽元年。小野貞村。為甲斐國守時所納也。出祠門而右。是為赴草加澤路。在御岳三路之外。是日疲紀特甚。賃轎而過。有洞道。數十年前所鑿。過此則足指寢伏。左見我貴峯。右願大刀岡山。山腹有石窟。可容數百人。稱為鬼屋。相傳古有鬼。據之。日本武尊誅之。置劍於此。故稱大刀置。與岡訛。

相近而訛。鬼蓋盜賊也。已降而又上。阪不知名。次得一阪。曰雷塚。從此不復升。抵柳平。下轎。從御岳至此。二里。經叢薄中。即所謂長者原。其上則岳岳。金岳。芳崩刺天。而其北八峯帶雪者。知其為八岳矣。汝鹽川入中條村。宿渡邊氏。即同行者家。從柳平至此。不過一里。而予則覺其甚遠也。

二十三日。主人出示其家藏舊物。芙蓉峯隱士道輔畫作人物。而信玄贊之。有吾生也。有涯。而吾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云々。語信玄詩歌載在地誌中。而文則不見。予唯見此一篇而已。有文券四。武田信希

山本勘助馬場美濃高阪彈正所附與。別有信玄感狀。記名多曰渡邊金太郎。金太郎仕武田氏。與仁科某小山田備中共守高遠城。為織田氏所攻。拒戰而死。蓋此家之祖也。而家譜失其傳。又有一銅瓶及劍。經新府傍近地時所獲。劍不過一條。敗鐵。而銅瓶則猶可用。解出。上平岡。憇于其族人。家。又行數町。抵新府。遠見松間石。磴可三百級。上有藤武社。而此日賽會。士女成群。磴下有池。蓋為故隍。山上高低皆剝而平。之外邊之土皆隆起。蓋為故壩。有童子掘土拾柴。米。蓋為故倉原址。其北與他岡相接。而隔以水田。蓋

亦為故隄。其西則石壁削成。高數十丈。祖母石一驛
在其下。釜無川繞驛而流。甲信孔道貫驛中。勝賴等
築城。將以扼西北之兵。仁宜矣。予初來。未覺其太高。
而至此則全國山川。歷歷在掌。地勢之特出可知也。
甲斐全國除都留一郡之外。山梨八代。巨摩三郡。共
在高山之間。笹蕪三阪諸嶺。劃其東。金峯八岳擁其
北。駒岳鳳凰白根諸山。屏峙其西。而身延七面諸山
連亘其南。山間之水。漸合漸大。縱橫貫注。遂匯為富
士川。南流入海。固為宇宙間大觀。而此間所見最佳。
蓋地勢愈高。所望愈廣。釜無川在脚下。駒岳諸嶺近

在帽簷上。南北諸山。則似畫中平遠之景。而岳六露
其半。此為他處所無焉。予因以荒溪為甲斐第一之
勝。然以大小論之。此猶大園庭。而彼則盆景矣。下山
里許。抵笹崎驛。憩于小林氏。六為同行族人。出酒款
待。且共出觀岩屋觀音。鑿崖腹安龕。傍又有洞道。
入數十步而出。上有一屋。蓋古僧庵也。踞而憩。其南
一岡為船山。狀如覆舟。踈松點綴。上有姬宮明神祠。
天文中。信吉敗。諏訪小笠原二氏兵於此云。船山與
岩屋觀音。稱驛中二勝。而其地為釜無河岸。蓋河所
地質。砂石與土相和而成。雨淋之。故蕩之。土砂去而

石留。或石落而痕存。如受砲彈者。高率十丈餘。削成如壁。從下望之。類深山中所有。而其上則岡勢陔陀。無甚高低。墾為田圃。如此者起於八岳之下。東南沿河連七里。故稱為七里岩。即徂徠所謂崖皆懸垂成條。盡然如數萬石柱湊成者。七里之岩。至是驛而絕。而船山又起。猶是八岳之脉也。此等奇狀。悉在釜無東岸。而西岸則又多石磧。蓋駒岳鳳凰諸山。支為諸嶺。漸伏河上。嶺已大而嶺之間深奧。每天雨水聚嶺間。暴漲而溢。旁啣嶺麓。下而愈廣。旱則白砂瀰望。如御勅使川。其窠大者云。與小林氏別。越鹽川得

村。為鹽岬。自村中左折。經千塚松島諸村。抵湯村。浴於溫泉。村故名湯之嶋。天文十六年。信玄與人戰而傷。浴于此而愈。事見於甲陽軍鑑。予之賜暇。以浴為名。不可不浴也。

廿四日。栗原渡邊二生。勸予過市川驛。古市川莊。南距甲府三里。大道如砥。車馳甚快。將近山麓。渡桃林橋。水勢渙漫。即蓬吹與釜無將合處。又越蘆川。中清淺。履溼樹皮。蓋製紙之料。市川物產。以紙為首。紙皆以黃瑞香皮造。稱市川紙。世稱為駿河紙者。其實多產於此間。驛戶頗整。訪渡邊氏。借閱河浦山藥

王寺所藏舊物。有信玄與謙信格鬪圖。武田信綱所書。相傳信綱在川中島。親見其戰而作之。信綱號逍遙軒。善畫。事見于本朝書史。又有元兵鎮風竹。並佳。飯後共出至藥王寺。在蘆川之上。據山麓好事者設此間八景之目。各賦詩。刻木揭之。勿不違悉讀。寬永二十年。後陽成上皇第八子二品良純親王。獲罪於上皇。遷甲斐。居湯村。明曆元年。移於此寺。寬文九年。赦還。寺藏其遺物數品。予見其扇於渡邊氏許。二十五日。雨。為人作書畫各數幅。且閱並山日記二帙。昨借於渡邊氏者。嘉永中東京人黑川春村所著。

上為此間紀行之書。記國中事甚詳。昔人稱本州為奈麻余美之甲斐國。據冠辭考等書。奈麻生也。余美弓也。甲斐反也。言弓之生者易反。以為甲斐冠辭。而春村謂奈麻余美者並山之義也。以訛相似訛。甲斐即峽。言在連山間之國也。因以名其書。春村遠於古學。如此書特其緒餘耳。予嘗知其義。子真願。上善承家學。

二十六日。本縣議員開會於縣廳。議歲入歲出預算。與縣官共蒞場觀之。午後會散。乃同外兄抵大泉寺。寺在府城北半里。夢山之麓。大永中。武田信房請天

桂稗師所叙。天正二年。信希卒於信州高遠。而葬於此。影堂有信希信玄勝賴像。堂後則三人墳。此日主僧不在。不得見他物。寺後有富士見池。不過盆大之水。相傳信玄生時。浴於此水。祖徠謂之富士川濫觴。其實有一小川。從岩窪村出者。名藤川。而池水流注之。固非富士川。又非藤川濫觴。距寺一町許。田圃中有信玄墓。就而觀之。安永中所建。其下甃石。繞以石垣。據地誌。則舊有天正中所建碑。及修墓埋諸地中。當時信玄卒於軍中。秘不發喪。送柩於土屋左衛門尉家。火浴瘞其骨。今墓所在。蓋為土屋氏舊宅。又去

上故城址。即所謂躑躅崎城者。信希所築。信希初居石和。永正十六年。移而居之。天正九年。勝賴移於新府。而此城遂廢。其塹壘歷々可按。然規模狹隘。不可置重兵。論者謂信玄志大。非守一國者。每用兵於境外。而甲斐山國。到處皆可以為城。故不築大城。然以當時事論之。未有不重城池者。如上杉氏之於春日山。北條氏之於小田原。織田氏之於安土。德川氏之於岡崎濱松。皆無非固其根據之策。乃信玄亦嘗築岩殿。久能吾妻諸城。而獨不為退守之計。恐非貽謀之善者。穴山氏之勦勝賴。築於新府。未為無所見。所憾

下脫之

不及早為之而已。城址之東山勢陡絕。松林如畫。為
蹠躅崎。信玄游賞處。亭榭廢已久。今有一敗屋。蓋後
人之所葺焉。此夕與相知諸人飲。將明日上歸途也。
二十七日。出寓至田中村。涉日川。經栗原等。力諸
村。至勝沼。地勢寔高。車行寢緩。見輿夫來迎。二渡邊
氏所遣。乃捨車而輿。午後抵駒飼。飯於渡邊氏而出。
渡邊古屋二生。從甲府送予。至笹籠嶺上而別。夕宿
猿橋驛。

二十八日。早發猿橋。觀猿橋碑。文鳴鳳卿撰。關思
恭書。天然石橫伏路傍。過者不知其為碑也。午飯於

吉野驛。供香魚可二三寸。山中偶喫。溪鮮覺太可口。
為呼酒取醉。過小佛嶺。抵小名地。罷遣輿夫。馳車至
八王子。

二十九日。雲陰四合。已而微雨。上馬車。行數里。天全
晴。午飯于府中驛。換車。一路泥乾。不如來時之苦。午
後三時歸家。初出家時。庭中櫻桃始謝。未抽葉。半月
之後。新綠蔥蒨。輝映書幌。如別境。二小女兒方戲席
上。見爺孃入室。不敢遽近。而凝視久之。如錯認以為
他人者。

記峽中者。古今唯一徂徠。而不目荒溪之勝。未
為盡峽之奇也。此記叙荒溪及新府處。實有精
采。所至搜古書遺器。攷證尤詳核。比之徂徠文
多浮辭虛構。其益於觀者。果何如也。

明治庚辰六月

重野安繹妄批

附武田氏遺聞

徂徠記武田勝頼末路。據田野村民清方說。當
時距勝頼時。不過百二三十年。傳聞之說。蓋有
可信者。而與外史諸書不合。而尼理慶以同時
人記其事。又與徂徠所記不合。今據理慶所記
撮其要。今後之讀史者有所考焉。

天正十年三月。武田勝頼為織田氏所逼。眾盡離。無
有鬪志。勝頼猶欲守新府。小山田義國憂其毋質城
中。欲取之去。結勝頼曰。臣所守城在都留郡岩殿山
上。險阻無比。可以待天下之兵。君請徙居焉。勝頼曰。

吾猶視息。豈可見敵而逃。義國曰。臣固知其不可。然性命苟存。寧不有時機之可待乎。勝賴默然。義國乃流涕曰。君則固勇矣。獨不念夫人與郎君乎。勝賴遂從其言。三日。與夫人北條氏。率殘兵。徙于岩殿。妃妾皆騎而從。過古府。抵栢尾。土寇往。縱火劫掠。從行將士。思其妻子。多亡。勝賴夜召左右。不應。又召土屋昌恒。昌恒在焉。問諸臣何在。曰。某前日已逃。某今日已逃。勝賴為之悽然。四日。將發。妃妾將騎。而馬丁已逃。乃皆徒跣而行。次駒飼館。於岩見氏。義國將以其母去。會人來報。敵至。義國因昌恒請勝賴曰。公何

駐于此。宜赴岩殿。請臣與母先歸邑。掃除房中。為夫人室。事畢奉迎。勝賴頗疑之。然不欲違其志。遂許之。七日。義國與其母去。既而不來迎。遣使促之。義國兵據篠籠嶺。拒而不納。使者返報。勝賴始悟。見始。慚憤跳躍。一行為之驚擾。或縱火人家。勝賴計無所出。將赴天目山。十一日。既發。眾皆不肯曰。吾曹不始期從。行至彼也。爭起擁之。勝賴不得前。憇於田野。北條氏泣然。深淚曰。原野荒涼。死不得所。均死。盡死於新府。勝賴曰。吾意已然。輕信人言。竟至於此者。抑亦有故。以岩殿近相模。相模即御鄉里。欲使御或得脫歸。

母家爾。北條氏曰。生為夫妻。死豈相別。勝賴曰。万象皆空。何傷原野荒涼。北條氏曰。然。於是作和歌。言其意。勝賴悲喜交集。時聞敵已至善光寺。勝賴乃命酒。訣飲。土屋昌恒呼其子。年可五歲。謂之曰。公家所以至於此者。以多叛臣也。吾將示我心。無二。汝宜先。父以待我。君於地下。教之。西向念佛。又刺其胸而斃。又指一女。謂其妻曰。以此付汝。須扶去。若長。則令為尼。以祈父兄冥福。妻請與死。強之不聽。乃託之家奴。家奴不肯去。昌恒親扶妻抱女。騎馬。使奴執轡。鞭之疾馳十町許。乃返。北條氏又賦絕命歌二首。令妃

妻和之。及敵兵漸近。又取法華經第五卷。徐誦之畢。勝賴使昌恒取北條氏終。昌恒不忍下手。北條氏口啣劍鋒而伏。勝賴就而斷其頭。昌恒與二弟及妃。妻血肉狼籍。勝賴謂昌恒曰。我欲與敵鬪死。我家世不許親操兵。然事已至此。兵可操乎。昌恒曰。何不可之有。乃出戰。昌恒等七戰。敵進者悉斃。不肯輒退。勝賴命昌恒進。席皮踞其上。賦絕命歌。昌恒乃奉刃。昌恒弟某。刃勝賴子信勝。昌恒曰。我事畢矣。可戰也。與二弟突入敵中。殺傷太多。衆皆披靡。昌恒曰。多殺人無益也。死焉耳。先刺一弟。而相刺死。武田氏自太郎至

勝頼。三十一世。至此云。勝頼死時年三十七。北條氏十九信勝十六云。

叙事明白條暢。由悉事情。足補史氏之缺。

藤野啓拜讀

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四月 出版

著者並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細川潤次郎

東京府神田區駿河臺
北甲賀町壹番地住

定價 廿五圓

4
124

